



五
文

述
而
泰
伯

日
十
七

服部文庫
417
221
4





117
221
4



論語徵丁

虞大大戴禮曰昔有虞物茂卿國著戴何何以名

於

以自比也。以其行適同也。是孔子知命之言。王者不興孔子不克。當作者之聖。故云爾。大戴禮虞戴德篇子曰。丘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否。公曰。教他人則如何。子曰。否。丘則不能。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庶人。以言猶以夏后氏之袞。懷褐也。行不越境。袞蓋玉名。衣褐懷玉也。以此觀之。老彭古

論語徵丁

卷下及華言

117
221
4



論語徵丁

日本 物茂卿 著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必古稱老彭之語。孔子誦之。以自比也。以其行適同也。是孔子知命之言。王者不興孔子不克。當作者之聖。故云爾。大戴禮虞戴德篇。子曰。丘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否。公曰。教他人則如何。子曰。否。丘則不能。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庶人以言。猶以夏后氏之袞。懷褐也。行不越境。袞蓋玉名。衣褐懷玉也。以此觀之。老彭古

於

論語徵丁

論語徵丁

卷下及論語

之善教人者也。而孔子以教學為事，故以自比之也。
舊註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殷世甚遠，孔子何以親之。邢昺疏：老彭即莊子所謂彭祖也。李云：名鏗，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故以久壽見聞。世本云：姓鏗，名鏗，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年八百歲。一云即老子也。崔云：堯臣仕殷世，其人甫壽七百年。王弼云：老是老聃，彭是彭祖。凡此諸說，誕不足信。然古來多壽，必稱彭祖，則必其壽世所希有者。其以老見稱，必世享天子養老之禮者。它若老聃，亦必屢享國老之養，故以老顯也。其以彭為聃者，蓋

孔子以我親之親其所師也。然老彭大戴禮明言商則不可從矣。古者學祭先聖先師，文王世子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鄭註：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以為之也。又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鄭註：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也。按彭城近魯，則魯必祀老彭為先師，故孔子竊以尊之。我以親之也。述而不作，有不能作者，有能作而不敢作者，能作而不敢作，是以稱焉。古者古之道也，謂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信之故好之，好之故博學而詳盡之，是以能

述焉。老彭則不可得而考矣。若孔子之聖，可以述而
可以述也。命不至，故不敢作。故曰：知命之言也。朱子
曰：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
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
殊不知孔子不作禮樂，故曰不作。豈謙乎哉？先師當
尊，豈可命以謙乎？且其意以智自高，俯視萬世，如蟻
蟻然，以此其心而視孔子，故以為謙爾。然則孔子非
聖邪？虞夏商周之道，待孔子而載。諸簡微，孔子則古
聖人之道。若有若也。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是
其所以聖邪。

仁齋先生曰：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不在自用其智，
而在廣資衆智。不好自我作古，而好事必稽古。是其
意固執孟子賢於堯舜之言，而謂古聖人之道，孔子
猶有所不取焉。孔子貴中庸，是其所以賢於古聖人
也。殊不知古聖人之道，本非一聖之所能建，乃歷數
千載衆聖所成。故雖孔子之聖，不學則不能知之。孔
子深知其如此，故深信而篤好之。此孔子之意也。若
夫不在自用其智，而在廣資衆知者，可以解舜之大
智已。果仁齋之言是乎？則孔子之於古聖人，猶舜之
於群下也。抑揚之間，可不真乎？且中庸德也，非道也。

孔子之言中庸乃登高必自卑意豈謂孔子之道為中庸乎且宋儒合道德而一之仁齋亦祖其舊習乃莊老之遺謬戾之大者也
默而識之不言而喻也學之道在默而識之何者先王之道禮樂是已禮樂不言欲識其義豈言之所能盡哉習之久則自然有喻焉故子欲無言及門人問之而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學之道其若斯乎間或不得已而一言之不憤不啟不悱不發皆欲其自得之也故默而識之則好好則學而不厭不厭則樂樂則誨人不倦之三者相因而至焉故曰何有於我哉

言其不容我力也我者我學者也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之力于我何有哉人多謂不假帝力也殊不知作息食力協韻力字句絕作息飲食皆帝所使也莫所容我力也正與此章同語朱註以為孔子自謙之言非矣孔子語學問之方何謙之有仁齋先生曰默而識之猶靜言思之倭人之言何容乎辨

是吾憂也孔子憂夫門人之不脩不講不徙不改也誨人不倦之事焉孔子不以天下為憂而以門人為憂知命之言焉朱註以為孔子自憂非矣脩者務美

三時務農而一
時講武

淵子講德論見文

繫辭曰夫易聖人
所以崇德而廣業也
子答子張顏淵篇

曰見禮記雜記

之也。如脩飾脩潔脩治之脩。性之德未必美。故務美
之也。講習也。如講武之講。漢以後以問難為講。如四
子講德論及釋奠有講師讀師。可以見已後世以明
其理解之益失之矣。易大傳曰崇德廣業。是為二事。
則徙義改不善崇德之目也。孔子答子張曰主忠信
徙義崇德也。或以為二。或以為四。不必拘也。
申申夭夭居不容也。孔子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
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是之
謂乎。程子謂申申夭夭中和氣象是誠然。然是特和
順積於中而英華發於外者。盛德之至。豈可學而為

宋

乎。宋儒輩多不學聖人之道。而欲學聖人。故云爾。聖
人豈可學而能乎。按博雅作申申妖妖。古字通用。
孔子生于周之衰。志於制作。又人臣也。故夢周公。明
王不作。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故曰吾衰也。天命不至。
天使孔子衰。益知天命之不復至也。故曰甚矣久矣。
程子曰。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是其意。寤則思。寐則
夢。未嘗以為無夢也。仁齋先生乃謂惑於莊周至人
無夢之說。是果何所見也。仁齋之於宋儒。一如佛氏
所謂有寤寃者邪。世人多謂晝之所思。夜則為夢。殊
不知晝之思。思而已矣。夜之思。乃為夢焉。多思慮者

多夢其心慣乎動故也。或有晝之所思滯而為夢者。然不必皆爾。莊周所謂王人無夢者。謂莫非夢者也。學也者。學先王之道也。學先王之道者。志於先王之道。得諸已以行世也。先王之道大矣哉。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豈一旦所能得乎。故曰志於道德者。已之德也。德人人殊。各以其性所近而成焉。虞書九德。周官六德。可以見已。易大傳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之謂也。據者如據地而作。據城而戰也。我性之德守而不失。可以進取。故曰據於德。依者違之反。不相違離也。如聲依永。謂絲竹之聲與歌詠相上下。不相離亦

九德書皋陶謨
 六德周禮大司徒
 見繫辭

永書舜典

此意。仁者長入安民之德。先王之道為安民設之。故其道主仁。然仁有所不及也。於是衆德以輔之。是先王之道所以為美矣。雖然。所主在仁。故凡道之在行者。始於孝弟。推而達諸天下。一皆以生之成之長之養之之心行之。而不與此心相離。是謂之依於仁。知仁勇三德之類。凡所謂仁者。皆指行言之。亦此意矣。蓋學問之道。在依於仁。苟能依於仁。則衆德皆成。故子曰。里仁為美。又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謂其它衆美自然來至也。藝六藝也。游猶游旅。有時乎游可以娛我耳目。發其意智也。人之

子曰里仁為美也篇

於藝亦爾。有游則有息。不于常之謂也。雖然依於仁游於藝。豈異事哉。依於仁莫有所事。以游於藝為其事。不識不知。頌帝之則。仁之所以成也。周禮至德以為道。本謂志於道也。敏德以為行。本謂據於德也。孝德以知逆惡。謂依於仁也。朱註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夫六藝有禮樂。豈得謂之小物哉。仁齋先生曰。六藝之法皆人事之不可闕者。二子皆不識先王之教。全在禮樂故爾。夫六藝者。聖人設此以養人之德性。可不學乎。

朱子曰。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

不可奪志。子罕篇。玩物適志。書旅獒。

中庸

大成聖人之道三句。即中

二十七章語。

禮樂得於身。據禮。言導。言飲酒。義已見。

當行者是也。是志字從心。從之。故為此解。殊不知倉頡制字。取義一端。以便記憶。豈容固拘偏傍解乎。志謂心所存主也。否則匹夫不可奪志。玩物喪志。皆不可通矣。心所存主。日夜嚮注。於是迺有之意耳。人倫日用之間。是泥乎中庸五達道也。殊不知五達道。謂其可通行者已。豈可以盡於道乎。大哉聖人之道。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豈必日用乎。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僅有得乎心。豈足為德乎。古曰。禮樂得於身。謂之德。得於身者。能誠也能誠。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故凡道之一節。誠于己。皆謂之德。或得諸性。或得諸學。

必有九德六德種種之目朱子之解可謂陋已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夫德既全矣尚何違之有段使私欲盡去苟不仁乎則達磨矣豈足論仁且何德非心德心德何必仁也皆不識仁者之言耳

檀弓曰古之大夫束脩之間不出竟禮記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穀梁傳曰束脩之間不行竟中言雖薄不出竟也孔安國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自從也蓋束脩者始見之贄也奉禮以見從此以往未嘗無誨也鹽鐵論桑弘羊曰臣結髮束脩得宿衛延篤曰吾自束脩以來為人臣梁

論語徵述而為篇束脩章引穀梁傳

穀梁隱元年冬十二月魯伯來朝傳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魯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公伯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注天子歲內大夫有采地謂之采內諸侯傳聘弓鏃矢不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注聘禮所以結二國之好將彼我之意臣當稟命於君也注朝聘之道注古者以弓天相聘而故左行注子向卻至以弓爾雅報命金鏃箭羽謂之鏃郭灌云鏃之鏃箭是也又云臣與竟外之交故弓矢不出竟場在禮家施不及國故束脩之肉不行竟中謂之竟場竟竟見疆界之名至此易王故謂之疆場不貳之者言臣當一稟君命無自專之道也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詩六月辭

發揮易文言

求而不獲貝惟才之切也注言微行亦謂開其端也注惟以口言之注腓非皆訓萎其義相通謂其於辭猶有未達也發如發揮謂達其枝葉也注舊註皆謂待其誠意告之是誠爾止語其心耳學問之道欲其自喻故孔門之教為爾學記曰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又曰善待問者如撞注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

又有九德六德種種之目朱子之解可謂陋已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夫德既全矣尚何違之有段使私欲盡去苟不仁乎則達磨矣豈足論仁且何德非心德心德何必仁也皆不識仁者之言耳

檀弓曰古之大夫束脩之間不出竟禮記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穀梁傳曰束脩之間不行竟中言雖薄不出竟也孔安國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自從也蓋束脩者始見之贄也奉禮以見從此以往未嘗無誨也鹽鐵論桑弘羊曰臣結髮束脩得宿衛延篤曰吾自束脩以來為人臣梁

商曰束脩勵節賈堅曰吾束脩自立皆謂束帶修飾然束帶修飾不可謂行則舊說為優

求而不得則憤求之切也啟謂微示其端緒也如元戎啟行亦謂開其端也惟以口言之腓腓皆訓萎其義相通謂其於辭猶有未達也發如發揮謂達其枝葉也舊註皆謂待其誠意告之是誠爾止語其心耳學問之道欲其自喻故孔門之教為爾學記曰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又曰善待問者如撞

理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詩六月辭
發揮易文言

此句與前句皆謂束脩也... 禮記檀弓... 穀梁傳... 鹽鐵論... 桑弘羊... 臣

不遷怒雍也篇

宋元通鑑哲宗紀載方
司馬光之卒也百官方有
慶禮事畢欲往弔願不
可曰予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

然後書其聲又曰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
知雖舍之可也皆是道也自孟子以言語聒人而後
諸老先生皆務欲咸輔頰舌謬哉夫君子之教如時
雨化之大者大生小者小生故譬諸天地之德至矣
哉焦氏筆乘曰曾見蜀有論語石經舉一隅下有而
示之三字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又稱顏子不遷怒是聖人之有餘哀而無餘怒也諸
老先生粗鹵之甚其於七情也均視之故程正叔乃
欲慶之日不弔

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
是語孔顏之心雖眇乎無益於學者焉非孔子本意
也行者行道於天下也藏者卷而懷之也謂知命也
顏子知道之全故云爾仁齋先生曰用之則有能行
之道舍之則有能藏之德是昧乎道德之字矣其意
謂道德非二物行則道藏則德是宋儒舊套本於莊
周內聖外王之說殊不知雖有至德苟不知先王之
道易行易藏用之而莫有可行舍之而莫有可藏何
以與于斯乎知道者鮮信哉且孔子以知天命自稱
氏可謂駟不及舌已又據此章觀之顏子聖人也

內聖外王已見

山謀發慮禮記內則
九傳三十二年曰裨諶
能謀謀於野則獲

孔子語以制作之道而後世以亞聖稱顏子是其
意謂聖人如來亞聖補處菩薩於是乎妄以己意作
為階級謂後儒不僭則吾不信矣
臨事而懼不驕之謂也好謀者有所營為而不必任
勇直遂也仁齋先生曰悉慮而要其成失字義矣蓋
謀與慮殊謀者心有所營為也慮者思之委曲也如
出謀發慮可以見己裨諶謀於野豈必皆與人謀乎
大氏用兵主謀驕而無謀所以敗也
富而可求如不可求如問諸人而決之所以教命也
吾亦為之從吾所好如獨斷之於己所以教決也孔

好古本篇

子所好孔安國以為古人之道朱子以為安於義理
仁齋先生引不如丘之好學三子之所好殊焉且安
於義理所以從吾所好耳若其所好何唯義理而已
哉學學古人之道也孔子又曰好古仁齋舍古而取
學其意謂孔子之道與先王殊矣豈不牽所見乎孰
謂漢儒失於聖人之意也不言貴而言富春秋之時
爵位唯世故人求貴者鮮矣如秦漢以後乃反此
子之所慎齋仁齋先生何以言鬼神非孔子所貴也
古者祀聖人配諸天道之所出焉故曰聖人以神道
教夫祀者國之大事疾者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而

故曰上象大觀

發憤忘食本篇
手舞足蹈禮記樂記
升庵文集四書類

乃冠是二者聖人之心其謂之何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身不記其大者耳宋儒可謂妄已何以見孔子無所不謹

子在齊聞韶三月句聞韶者學韶也朱註引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為是或謂論語脫二字者非矣師涓之於靡靡明皇之於霓裳聞輒得之深於樂者皆爾何必如小子學樂者受譜然乎故聞即學也不知肉味如發憤忘食如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聖人好樂之至也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升庵曰不意齊之為樂至此耳如今之說則孔子之視舜劣而小

之甚矣為是朱子曰極情文之備是何能盡乎樂樂記曰可以觀德矣孔子以此觀舜德故嘆之耳非聖人之深於樂安能然乎朱子以為樂為作樂故屬諸舜然為樂與作樂殊矣故升庵為是仁齋先生引夢見周公而謂三月忘肉味亦美容疑以排大學食而不知其味也所見極是祇三月屬下句一聞而三月忘味豈有是理乎且大學別有所指排宋儒而及大學寬哉古註此齊不成言

丹有曰夫子為衛君乎朱子曰時孔子居衛蓋以子不斥其事知之伯夷叔齊諫伐之事不可信矣明

蹴

氏論之詳焉。二人以讓聞而不稱於孔門。獨以惡
 不仁稱。其迹似不得乎父而若怨。故子貢以怨乎問
 之。司馬遷亦曰。怨邪非邪。求仁而得仁。求仁人而得
 之也。謂歸西伯也。不以喪位為怨。歸仁人而樂之。人
 之有邦。猶已有之。故孔子曰。又何怨。孔安國曰。以讓
 為仁。豈有怨乎。朱註從之。而曰。求所以合乎天理之
 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奔其國
 猶救蹶爾。天理人心。自其家言。是則止論。祇求字不
 穩。且解怨為悔。終失牽強。它若君子求於己。小人求
 於人。迺責求之義。自求於人。來求古。求道皆訪求之

義豈容謂求仁乎。宋儒以仁為心之德。又謂有一事
 之仁。是其病根。加以昧乎古言。不可從矣。夷齊惡不
 仁。孔子賢之。其不為。輒可知焉。然其迹似怨。倘或怨
 邪。則夷齊之行。有不慊於心者矣。故又問怨乎。得仁
 人而歸之。是其心雖喪位。猶弗喪也。然後不仁之人
 非孔子所歸者。益明焉。

樂亦在其中矣。孔安國曰。孔子以此為樂。非矣。程子
 曰。須知所樂者何事。大似禪子言。易大傳明言。樂天
 知命。豈迷乎。朱子曰。聖人之心。渾然天理。是其家言
 論也。於我如浮雲。鄭玄曰。非己之有。朱子曰。如浮

聖之無有皆非矣。脩人爵而天爵至者，自天祐之，故其福永矣。不義而富且貴，如浮雲之無根，倏得而倏失之也。疏食，孔安國曰：菜食也。禮曰：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朱註：麤飯為是。

五十而知天命為政篇

加我數年，朱子引史記加讀假古音或然也。五十作卒，果其說之是乎。當曰以卒學易終不通矣。古註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可謂拘矣。且五十而知天命，是五十以後之言，此則未至五十之言，可謂牽強。蓋言學易比至五十乃始有成也。極言易之難學也。無大過，即史記之彬彬，謂其於易無大謬也。孔子僅言

史記孔子世家

無太過而後人乃欲一一詳盡，則過孔子遠矣。可謂妄已。

子所雅言詩書句，執禮皆雅言也。句，孔安國曰：雅言，正言也。鄭玄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是與曲禮詩書不諱合，謂不避諱也。執禮，文王世子曰：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是古稱教禮之官為執禮言，不啻孔子。凡執禮者皆雅言，以此証上句也。何註：禮不誦，故言執已失其善矣。朱註：雅訓常非也。雅常少，殊且古，所謂學者詩

書禮樂而已其在孔門不言而可知矣。若謂詩書禮為孔子常言者後人之見也。且從其說則執禮二字終不明矣。皆雅言也。四字為衍其意謂正字音瑣瑣塾師之事。孔子大聖人不爾。是其病根。殊不知詩書不諱古之禮也。或說雅與俗對。謂不用土音也。亦通。然雅俗昉自樂。及至後世乃用之一切。孔子時所無。故不可從矣。仁齋先生解執禮謂若有守禮不渝者。則雖未必出於先王之典。亦皆常言之。可謂牽強之甚。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忘憂。但言其好學。

庸所云據自仲尼祖王其孰能知之

之篤耳。朱註得之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正與此相發。知命之言也。云爾云云。爾爾古言相通。敏以求之者也。朱註敏速也。謂汲汲也。此解殊摸稜。敏速也。如敏疾敏給才敏。是自一義。謂汲汲也。如周禮敏德以為行本。是黽勉亦自一義。朱子混之非矣。此章當以黽勉為義。孔子固聰明睿知稟諸天。如中庸所云。然先王之道非學則不能知之。孔子學先王之道而莫不知。是所以優群聖也。朱註生而知之者。

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是聖家言特以
清明昭著言之乃陳北溪清水濁水之說耳其說雖
巧哉宋儒之道辟則如有秋冬而無春夏也所言如
所見不可不察又曰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
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是又
其意以當然之理為道以考驗為學淺乎其言之
子不語怪力亂神語誨言也蓋謂召弟子語之使其
奉以行諸己者也周禮有樂語戴記有合語是也如
顏淵仲弓問仁孔子云云皆曰請事斯語可見皆指
孔子所答為語亦此意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先王

周禮大司樂
戴記文王世子
顏淵仲弓問仁顏淵篇

之典所尚故不以為語鬼神之道微妙非所以喻人
故亦不以為語也語字之義不明漢儒以來乃謂不
談此四者非矣聖人何殊常人平日閑談何嘗不一
及之乎可謂拘矣鬼神天神人鬼也朱註謂造化之
迹迹豈鬼神乎又曰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鬼神
豈窮理之所能明乎李充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
不由正斯亂神也非孔子時語氣不可從矣仁齋先
生曰怪猶索隱行怪之怪亦不識文者之言焉仁齋
又據此章而排易中庸禮記言鬼神者為非孔子之
言果其說之是乎春秋無非亂亦非孔子之作

九曰見邢疏

論語

卷

三人行必有我師古言也孔子誦之言三人至寡然
三人相議而行必有可觀者焉孔子又釋之曰師之
之道務擇其善而從之耳雖小善亦不棄也必其全
不善者而後以為己之鑒戒不以為師也朱註一善
資未嘗以不善為師古言為然且必有字而字不可
通矣焦氏筆乘載蜀有石經焉下有我
天生德於予包咸曰謂授我以聖性德合天地吉無
不利故曰其如予何朱註從之然生字不穩且非孔

古利無善一也本諸何邢然巧甚非古義也不可從

子辭氣蓋德謂有德之人也天命孔子教育英才而
有德之人由孔子生是天方以此任孔子而桓魋若
能害孔子則有德之人不復生於世天命徒然矣孔
子以教學自任故有是言與文王既沒同意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故二三子以孔子為隱也吾無隱乎爾乎爾語助辭
如孟子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人多於此章解爾
為汝於孟子訓然皆非矣韓退之聽穎師彈琴詩穎
乎爾誠能無以冰炭置我腸可見識文章者不與經
生同也齊風著詩俟我於著乎而即乎爾轉音吾無

三人行必有我師古言也孔子誦之言三人至寡然
三人相議而行必有可觀者焉孔子又釋之曰師之
之道務擇其善而從之耳雖小善亦不棄也必其全
不善者而後以為己之鑒戒不以為師也朱註一善
一惡其一我也本諸何邢然巧甚非古義也不可從
矣老子猶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
資未嘗以不善為師古言為然且必有字而字不可
通矣焦氏筆乘載蜀有石經焉下有我
天生德於予包咸曰謂授我以聖性德合天地吉無
不利故曰其如予何朱註從之然生字不穩且非孔

子辭氣蓋德謂有德之人也天命孔子教育英才而
有德之人由孔子生是天方以此任孔子而桓魋若
能害孔子則有德之人不復生於世天命徒然矣孔
子以教學自任故有是言與文王既沒同意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故二三子以孔子為隱也吾無隱乎爾乎爾語助辭
如孟子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人多於此章解爾
為汝於孟子訓然皆非矣韓退之聽穎師彈琴詩穎
乎爾誠能無以冰炭置我腸可見識文章者不與經
生同也齊風著詩俟我於著乎而即乎爾轉音吾無

天何言哉陽貨篇

行不與二三子者包咸曰我所為無不與爾共之者為是言吾所行必與二三子共之莫有所隱而獨行者蓋欲二三子默而識之也是丘也言時師多所隱匿如學記曰教者之罪也隱其學而疾其師亦可見焉唯孔子不然故曰是丘也先王之教禮樂不言舉行與事而示之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皆在默而識之自孟子雄辨聒人而後儒者終莫識此意程子以此章為聖人俯而就之是不識教之道本然強為解事者

文行忠信是孔門四科文文學行德行忠謂政事信

射五物周禮鄉大夫職

謂言語政事而曰忠言語而曰信其物也如射五物古有之古注舊註不識古言如程子忠信為本亦唯三耳如邢昺亦唯文行耳凡政事皆為人謀者故貴忠善言而不信亦何貴乎是所以忠信為二科也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何晏曰疾世無明君是古來相傳之說何則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皆願辭以人君言之不者子賤南容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之也豈其言之牴牾也况聖人本開國先王之稱善人亦齊桓秦穆之倫故曰不踐迹謂其不先王之舊也其有大作用者亦世不恒有故曰

子賤見公治長篇
公見憲問篇

踐迹先進篇

論語

和容復初

不仁而見之矣。君子固學先王之道，以成德者，善人。有恒者，固無學問。然張敬夫所謂以學言，以質言，張橫渠所謂志於仁而無惡，皆昧乎語勢，及不識善人矣。非有恒者，雖或用孔子，然不能久，故願有恒者也。且書曰：罔克有終，是人君之德，以恒為美也。大臣宋儒以來，陷於莊周內聖外王之說，而忘於孔子之道，為先王之道，故動輒作窮措大，鮮可憫之至。善人以下，異日之言，以其相類，故同居一章，子曰：何必行也。難乎有恒矣。孔安國曰：難可名之為有常，可謂善解古文辭，已有仁，以人言盈虛，以倉廩言約泰，以民生

言仁人而以為有人，倉廩虛而以為盈，民困約而以為泰，務誇大以自意，是無所守者也。故難可名之為有常已。

釣而不綱，綱不它見，恐綱字誤。釣網事殊，故著而字。宿是弋宿，故無而字。何註：孔曰：釣者一竿，釣綱者為大綱，以橫絕流，以繳繫釣。羅屬著綱，邢昺疏曰：此註文句交互，故少難解耳。殊不知孔註至流字而止，以繳而下何晏也。古者在禮，士得弋釣，至於綱宿，則民之所為也。君子不為矣。何以知之？天子諸侯為祭，及賓，則特豈無虞人之供，而躬自為之，所以敬也。狩

論語集注
之。大而士所得為故為祭及賓客。鈞弋蓋在禮所必當然焉。古者貴禮不貴財。不欲必獲。故在天子諸侯則三驅。在士則不網。不射宿。後世儒者不知道不知禮。故其於此章也。不知求諸禮。但言仁人之心耳。故其論終有窮矣。以禮言之。仁義豈外哉。朱註又引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鈞弋。是亦以不忍之心為仁。惑於孟子遠庖廚之說。其視仁如浮屠氏。故為是言。己是禮也。豈在不得已哉。大氏後世井田廢。錢幣盛。而物皆取諸市。其於祭與賓客。以貴價買物為敬。此俗所移。遂致不識此章之

孟子說見梁惠王篇

義已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孔子自謂知之次也。多聞多見。見于論語者二。答子張以言行言。此章多聞道之聞于入者。多見已得諸簡策及它人所行者。乃述之事也。何則。對作而言之也。二知字皆去聲。智謂聖也。朱註不知其理。淺矣哉。僅知其理焉耳。豈能作之哉。緇衣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多志即此多見也。

互鄉難與言。鄭玄曰。其鄉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非矣。小註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亦非矣。觀於下文

進則童子見者來學也難與言者難與言道也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與言二字可以見焉不保其往也鄭玄曰往猶去也人虛已自潔而來當與之進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可謂古人能解古書善識詞義邢疏朱註皆以往為前日之義而保字不可得而解矣唯何甚古註解為一何甚亦有何疑而朱子疑其有錯簡闕文亦不識古文之過耳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猶言喜來而惡去門人之意也故曰一何甚言夫子不若是也夫子惟與其潔已而已朱註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非也進退未言其善惡

仁遠乎哉言仁至遠也仁以安天下為功故至遠焉所以安天下者先王之道也孔子卷先王之道而懷之豈遠乎哉若使孔子居王侯之位乎下車而仁可得而行也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朱子以心之德為解以欲仁為反而求之之謂豈然哉心之德在我豈容言至哉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是宋儒求放心之說出自浮屠焉不可從矣觀遠乎哉之言則仁字之義以安天下言之者章章明哉或曰宋儒以不遠為解段使從其解乎苟非遠也何不遠之有凡謂不遠者以遠故也

吳氏說見大全

孔子曰司敗官名陳大夫邢昺曰文十一年左傳云楚子西曰臣歸死於司敗也杜註云陳楚名司寇為司敗也孔安國曰諱國惡禮也聖人道弘故受以為過此言孔子不復言昭公而獨言己之幸所以為道弘也非謂諱國惡為道弘也過而不知則不能改之過而人知而告之則得改是幸也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在上之人人所具瞻孔子得比於此故曰幸也春秋哀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左氏傳曰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邢昺疏此云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是魯人常言稱孟子也吳氏程以為當

孟子公孫丑篇曰陳賈曰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茅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直在其中子路篇直哉史魚衛靈公篇

時譏諷之詞或當然也仁齋先生論此章而曰聖人亦有過此言本於孟子可謂非若宋儒所謂一疵不存之比矣又曰苟以非過自以為過是偽焉耳非直也豈聖人之心乎非矣諱君之惡禮也豈偽乎哉仁齋動輒曰直也非直也夫直豈足論聖人乎孔子曰直在其中矣又稱伯玉君子哉史魚直也可見直亦一德耳夫道在行之如何也而後世儒者以評論是非為務故其所重在直也不貴禮而貴直職此之由小矣哉

子與人歌而善善者善之也孔子善之也子與人管

到此故知雖無之字亦為善之也必使反之賞其善也而後和之學之也與人歌之禮也若使反之而已則嫌乎以歌工待之也朱註云云雖詳且盡乎然不知其為禮矣宋儒之學為然

升庵外集曰晉書樂肇論語駁曰燕齊謂勉強為文莫陳騷雜識云方言侷莫強也凡勞而勉若云努力者謂之侷莫故文莫黽勉也何註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是古來相傳之說非何晏之言也文不吾猶人者凡言文皆不勝於人也是何晏之言也何以知之若使盡出於何晏則止當云莫不也文不吾

猶人者凡言文皆不勝於人也今解莫為無解文無為文不者是文無文不皆漢時有是言與文莫侷莫同義故展轉作此解而何晏不識其意也當歸一名文無一名靡蕪靡蕪文無音亦相近臨別贈之蓋相勉之意猶云加餐食則知文無古有是言也按文莫吾猶人也者孔子時諺也言凡事黽勉則可皆及於人也孔子誦之而曰世人所言如此雖然至於躬行君子之道則吾未得其人也嘆世少君子也大氏前儒視文甚輕非聖人本意也且上有也下無也下有則上無則是文與躬行君子對言者非也文莫二字

舊註不成解。朱子又曰：莫疑辭是接唐詩中莫字以解論語，可謂不識古文辭已。

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是或人贊孔子，而孔子以謙承之也。何以知之？若使無人贊之，孔子突然而言之，是孔子以仁聖自處也。且下文曰：可謂云爾已矣。云爾者，云也。意舉或人之言而代之以云爾也。故知此必孔子承人贊之者也。正與上葉公問孔子章同辭。聖者，聖人。仁者，仁人。聖者知之至，仁者行之至。朱子每謂聖者地位，仁者道稱，通上下，非也。堯舜禹湯周公，豈知至而行不至哉？作者之謂聖，制作禮樂必有

所前知，故舉其功之大者以為稱耳。成康以下無制作之事故，以仁人稱之。而孔子每勉人以仁，為是故也。正唯二字，馬融曰：正如所言，弟子猶不能學，況仁聖乎？蓋唯是也，是如是也，正唯如後世政爾。故馬融解以正如所言也。況仁聖乎四字，不當文意。蓋孔子自言吾非仁聖也，吾學仁聖也，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學之事也。公西華深知孔子，故嘆曰：正如所云，赤輩學亦不能也。謂孔子非學也，弟子自稱也。誄孔安國曰：禱篇名仁齋，先生曰：誄古作誦。說文曰：倚也。朱子以為死後之誄，是其意。訓爾為汝，而謂追

假爾泰筮儀禮
食又禮記曲禮上

言禱疾之事以見惜死之意然其意則當云禱疾不當云禱汝也且古文簡誅累功德豈及禱疾之事乎且段使古人不諱豈方疾革而舉死者之誅乎爾語辭如假爾泰筮有常之爾禱篇筮祝文當相類從孔說為是子曰有諸問有此禮否也朱註謂有此理否非矣古人動求諸禮宋儒動求諸理孔子所以問之者孔子不欲禱且未知其欲禱何神故反問以觀其意也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子路所以不引此而引誅者蓋此時孔子在他邦而無家故無五祀可禱也上下天地也唯天子得祭天地然祭與禱殊如

號泣于旻天書大禹謨

史臣原侍讀

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人窮呼天雖士庶必有禱天之禮也丘之禱久矣是止子路之禱而安慰其心也朱子曰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己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夫既當禱矣何請不請之有是其意謂實無鬼神祭與禱皆虛文唯致吾誠耳故歸諸不得已之情乎爾孔子既曰祭則受福則禱豈無益哉禱苟有益乎請亦何害夫禱者所以敬天也仁人之事天如孝子之事親焉孝子之於親怒則謝豈問過之有無乎所以敬親也仁人之於天災眚則禱亦豈

祭則受福禮記禮器

論

高過之有無乎。所以敬天也。而子曰。聖人未嘗少過。無善可遷。可謂不知敬天者已。且子路當不請而請之。是為小節。孔子而拒之。豈聖人愷悌之態乎。其亦如子路愛孔子之心何。然則孔子所以止之者何。聖人之心不可得而測焉。然疾與兵。其所以害生者同。故吾得諸匡之畏也。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孔子信天之知我命。我以斯文。故知其雖病不死。是孔子所以不欲禱也。而其所以曰。丘之禱久矣者。何。凡祭禱。皆有其事焉。有其實

書召誥。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馬丘之禱久矣。其事之有無。未可知矣。且以其實言之。書曰。祈天永命。亦言敬天耳。孔安國曰。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是自後世言之者也。非孔子之心也。學者察諸。

禮與其奢也。寧儉。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孔安國曰。俱失之。奢不如儉。奢則僭上。儉不及禮。固陋也。蓋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故僭上之失。甚於固陋。

君子知命。故坦蕩蕩。小人不知命。故長戚戚。程子以有。理。役。於。物。為。解。抑。末。矣。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已厲見子張篇

△泰伯

本篇三年學

述而篇聞韶三月

公冶長篇季文子三思

季氏篇君子有三畏

子張篇君子有三變

溫而厲節之也溫聽其言也厲言而不猛恭而安望之儼然不然非言而曰厲吾未之聞焉子夏曰君子有三變者盛德之容也禮樂得諸身謂之德古之君子皆禮樂以成其德豈翅孔子焉已乎宋儒乃以氣質為說不知禮樂者也

三以天下讓朱註三讓謂固遜非也聞謂三讓為固遜矣不聞謂固遜為三讓矣如三年三月三思三畏三變皆實有其數然其詳不傳焉邢疏太王疾太伯因適吳越採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為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

左傳哀七年

三讓也是以禮為說非後人所及必古來相傳之說祇左傳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不與此同則亦難從焉要之古書殘缺不的指其事可也以天下讓者言其讓為天下故也朱子以為讓天下故其言曰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夫周至文王乃三分天下有其二泰伯之時天下非周有豈可以讓天下言哉大王之心以文王有聖德故欲傳位季歷而泰伯亦知文王之必能安天下也故潛逃以讓之以濟其美是其讓為天下故也凡論語稱至德者二泰伯以讓文王以恭稽諸書贊堯以允恭克

允恭克讓書堯典

讓則恭讓為德之至。而堯之讓舜為天下故也。舜禹相承道始立矣。益以見其讓之莫大焉。泰伯之讓亦為天下故也。歷昌相承文斯成矣。豈不其讓之亦莫至焉哉。蓋讓而無益于人者。止潔身焉。非堯舜泰伯之讓也。讓而濟天下者。克用其讓焉。是其所以為至德也。民無得而稱焉。固泰伯之所以成其讓。然苟其讓之小也。豈足為至德哉。孔子言之者。人多不知三讓之事。故發之耳。豈必以泯迹為至德乎。大氏宋儒無作用。專求諸心。所以不通也。又所謂泰伯之德足有天下者。亦未知孔子所以稱至德之意。乃謂孔子

書武成
詩魯頌閟宮
孟子梁惠王篇曰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獫狁句踐事吳

並見大雅皇矣

既稱至德。則其德當如是矣。殊不知孔子止以讓與恭言之。何則。曰三太伯以天下讓而已矣。曰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已矣。未嘗言其它焉。宋儒不信孔子之言。而求至德於言外。豈不謬哉。今按大王泰伯皆非文王之倫。書曰大王肇基王迹。詩曰實始翦商。孟子以為智者而以句踐比之。則周家克商之後。以文武周公之德。而殷頑民尚且不帖服者。以大王之所為有未慊於人意者故也。泰伯逃而蠻夷奉之為君。其仁可知矣。則大王所以有仁人之名者。母乃以有泰伯之故乎。詩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及其兄。又曰維此

論教下

王季帝度其心。猶其德音。是王季恭謹之人。乃能埋
 德。翰光據孔叢子。子思之言。王季當帝乙之世。為西
 伯。據屈原天問。則文王尚作州牧。況王季乎。故鄭玄
 不從孔叢子。孟子又曰。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
 掌也。以此觀之。方其時。殷運未移。若使泰伯嗣大王。
 則德音必昌。周家必張。而不臣之迹成矣。季歷嗣而
 後。韜晦承順。歛周家方張之勢。而傳諸文王。以俟殷
 運之移。此泰伯之讓。所以成周家之美也。蓋民之附
 泰伯。如蟻慕羶。泰伯之為人。不能自斂其羶。唯古人
 克自知。克自度。故泰伯自度其材行。而不嗣大王。使

王季嗣也。不然。父疾而不親養。不視其死。不奔其喪。
 甘為蠻夷之人。何其甚矣。左傳曰。泰伯不從。蓋必有
 其事矣。然不可知其所不從者何事也。朱子以為夷
 齊扣馬之心。是或有似焉。然三代時。稱諸侯為君。其
 禮有不若秦漢後君臣之分者矣。泰伯亦不身仕殷
 朝。唯為周國世子耳。夷齊扣馬之事。王氏既辨之。且
 泰伯為是。則湯武為非。其說終不可通也。仁齋先生
 據詩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而謂泰伯之逃。不在
 大王之時。而在王季之時。其言甚辨。然盡廢古書。以
 己心說古之事。非妄而何。至於大伯王季相並而治。

國見世豈有是事哉世豈有是事哉

蕙何晏曰畏懼之貌博雅曰慎荀子曰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漢刑法志曰鯁鯁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已赤蛟篇曰靈鯁鯁左思魏都賦曰臨焦原而弗悅誰勁捷而無鯁言城雉高峻使人莫敢近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魂悚悚其驚斯心鯁鯁以發悸註言殿堂北入而西廂東序深邃不測見者悚驚也是蕙鯁鯁認皆通紋馬融曰紋紋刺也邢昺曰紋刺人之非左傳昭元年叔孫絞而婉註紋切也韓詩外傳曰堂衣若叩孔子之門曰丘在乎子

貢曰子何言吾師名堂衣若曰子何言之紋子貢曰大車不紋則不成其任琴瑟不紋則不成其音子之言紋是以紋之也朱子曰紋急切也按何朱非殊蓋紋者謂責讓人之非毫無假借也朱子又曰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蕙勇不亂直不紋是或以禮為節文或為先後之序皆僅言其一端者已恭慎勇直是人之性禮者所以養人之德性也任其性不以禮養之必有勞蕙亂紋之疾也君子篤於親以下吳氏謂當自為一章是又曰曾子之言也何以知其非孔子之言

可謂矣。興起也。未是興有興盛意。民興於仁。謂民之仁行興盛也。

鄭玄曰。啓開也。曾子以為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此引孝經之文。然孝經本謂免於刑戮也。身謂剝與宮。體謂剔髮。謂髡。膚謂墨。故身體髮膚四字。指五刑而言之。古之道。以免於刑戮為先。故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以見用於世為難。故曰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孔子謂南容曰。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子思贊孔子而曰。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

故曰並見孝經首章

孔子謂南容公治長篇
子思贊孔子中庸言二十
七章

無道。其默足以容。是其言皆足相發。又觀春秋時諸侯大夫之言。每以獲全首領。終於牖下為幸矣。古時議論皆爾。後世士君子。驚桀自高。志氣如狂。乃以此等言為卑。不足行也。吾知免夫之免。亦謂免於刑戮也。論語中免字皆然。曾子在無道之世。故以此為幸焉。若以保護身體為說。其說終有不可通者。學者察諸戴記。載樂正子春之事。迂矣。亦必有所為而發也。

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二句。必是時諺。朱子謂曾子之謙辭。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以下。曾子語。聘會之

戴記祭義

事也是。春秋時為卿大夫重務。何者。周道衰。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而在方伯。則諸侯之相與非聘會。則兵車也。安其國於是。危其國亦於是。孟敬子亦知其如此。而學禮於曾子。然徒留意於籩豆之末。而不知其所重。故曾子語之以是。如孔子答衛靈公。俎豆之事。亦謂聘會焉。後儒不知古言。故其於二章。一如癡人說夢。可謂憤憤已。鄭玄曰。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濟濟。踳踳。則人不敢暴慢之。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詐之。出詞氣。能順而說之。則無惡戾之言入於耳。此古來相傳之說。不可易矣。道有君子所

發氣盈容儀禮聘禮
記
盛氣顛實禮記玉藻

貴者。有有司所貴者。故曰所貴乎道者三。暴害也。暴慢者。人害之人慢之也。信者。人信之也。鄙倍者。人鄙之背之也。出辭氣。氣者。如發氣盈容。盛氣顛實。揚休玉色。朱註。暴慢。信鄙。皆以己言之。而曰脩身之要。為政之本。可謂不知辭義者已。且解信為實。大失古義。且容貌之失。豈翅暴慢。言語之失。豈翅鄙倍。且籩豆非為政之具。豈容以為政之本。解之不可從矣。以多問於寡。多者多聞也。寡者寡聞也。有無以能言實虛。以學言是皆好學之事也。咸曰。校報也。朱子曰。交計也。朱子為是。馬融曰。友謂顏淵。朱子從之。

家語弟子行曰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是曾參之行也

仁齋先論語集注一曰吾友指當時孔門諸賢也蓋孔門以此五者為學問之條目故曰從事於斯此其意謂以此為顏子事則人絕企望之念其意甚善然吾友二字似有所指祇未知其的為顏子耳按家語以為曾子之行曾子言此則曾子之從事於斯亦可見已然此五句非五事豈學問之條目哉

孔安國曰六尺之孤幼少之君邢昺曰鄭玄註此云六尺之孤年十五已下言已下者正謂十四已下亦可寄託非謂六尺可通十四已下鄭知六尺年十五者以周禮鄉大夫職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

十卷外集經說部

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以其國中七尺為二十對六十野云六尺對六十五晚一作枝五年明知六尺與七尺早一作枝五年故以六尺為十五也一作茂卿按以七尺為中人之度周一尺當今曲尺七寸二分則七尺當五尺四分六尺當四尺三寸二分也升庵引韓詩外傳國中二十行役則疏之所言信矣可以寄百里之命孔安國曰攝君之政令臨大節而不可奪也何晏曰大節安國家定社稷奪不可傾奪朱子曰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是何晏以事言朱子以其人節操言節操者謂禮義之大限也節操在我豈容言

論語集注

三十一

臨乎禮。我在外故曰臨。禮義之大限所指亦廣然先王之道安天下之道也。故安國家定社稷為大節。何晏雖陋儒亦生於宋儒未出之世。故其言有作用者如此。朱子以死生之際言之。可謂所見止其身已。朱子又曰與疑辭也。決辭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本於邢昺是韓柳已後文法。豈可以解古文辭乎。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反復言之所以贊之。仲尼燕居曰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

今按皇疏曰再言君子美之深也

此名也。古之人也。朱子豈不謬乎。

古者學而為士。故凡言士者。誨學者之言也。非謂士當爾而大夫否也。弘大也。謂規模宏遠也。毅勇也。謂強有力也。仁以安天下。可謂重任。故非規模宏遠者不能焉。負重任而致遠。死而後已者。亦謂非死不舍重任也。故非強有力者不能焉。朱子曰仁者人心之全德。自其家言。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不知何言。

興止訓起包咸之陋也。朱子以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解之。是也。學者流所見不越是非二者。可謂不知詩。

論語卷之十一
三十一
已可謂不知學已興如興於仁興於孝弟之興皆謂有所鼓舞而振興於衆也先王之教詩書禮樂書爲學者本業何者書道政事學而爲士不學則民仕以從政故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而其所載皆先王大訓奉以爲萬世法其言正大其義闕深必以詩與禮樂爲輔博學無方而後可以睹先王之心故易大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是孔子所以屢言詩與禮樂而不及書之故也興於詩云者詩之爲言人情世態莫所不包瑣細纖悉婉而不直其言初不可必以爲訓又不可必以爲

戒而人各以其意取義義類無常展轉不窮又以諷詠發之使人不知覺故必學詩而後有所鼓舞觸類以長意見益廣新知紛生乃能有所振起於衆人之中斐然成章過此以往庶可以成其材德也立於禮云者凡上自朝廷宗廟下至鄉黨朋友外則聘會軍旅蒐狩內則閨門之中以至言語容貌之間器服制度之際先王皆立之禮以爲德之則執而守之習之之久人皆有以立於道而不可移奪也成於樂云者樂亦德之則矣禮以制之樂以養之禮以其敬樂以其和故樂者自驩欣悅豫之心導之者也禮尚有所

操必有所知。至於樂之鼓動以養之，則存不知其然者焉。養之則樂，樂則油然而生，養之於其不知不覺之間，莫周焉。故人之成於道，必於是焉。故興者興於道也，立者立於道也，成者成於道也。言人之學道，詩禮與樂所以教者，其殊如此也。朱子曰：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是亦宋儒所見。主獨善，不知道德之分，故言禮者專在曲禮而遺經禮也。又曰：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是其變化氣質之說。已殊不知古之成於道者，大者大成，小者小成，皆各以其材成焉。豈必變化

其氣質哉。學者察諸

人之知，有至焉，有不至焉。雖聖人不能強之，故能使民由其教而不能使民知其所以教也。自然之勢矣。至其俊秀，則使學以知之，亦唯禮樂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故其知之也，自知之也。故曰：默而識之，又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自孟子以雄辯聒之人，而後斯義亡焉。後世儒者之師，專務講說，說之益詳，而其惑益深，皆不自知之故也。夫人之性，殊知愚不得而一之矣。苟以使知為教，則天下有不被其化者，可謂小己仁齋先生昧乎。

故曰述而篇
又曰同

周公吐哺史記魯世家

可字之義曰不使彼知思之出于己可謂坦坦聖言
忽生疣瘡

好勇疾貧者已為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者使人
為亂也雖己不為亂猶之己為亂故均之曰亂也則
聖人之思遠矣哉後儒短見豈能及之乎

驕且吝無德者也苟無其德則才美豈足觀哉蓋驕
則失君子吝則失小人故驕且吝所以失人心也治
天下以得人心為先故孔子云爾傳稱周公吐哺與
此章之義正相發耳宋儒不知聖人之道者先王安
天下之道故不達此章之義徒以氣盈氣歉為說可

孔子時有周公見九傳

邦有道穀憲問篇

謂不知類己孔安國曰周公者周公且蓋孔子時周
猶有周公漢儒精細如此

之精細言周公且是其精而
細也但言周公且用有周公不
何用之用也故精言且也

三年讀謂學三年也學不至於穀句學屬上者非也
至者謂學而成材也穀祿也不曰祿而曰穀如邦有
道穀皆謂祿之薄者蓋廩俸也學三年而其所學未
成可祿之才是志大而學博者也故曰不易得也學
記曰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可以徵己孔
安國訓穀為善朱子至為志皆非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古言一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古言二也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古言三也孔子

可字之義曰不使彼知思之出于己可謂坦坦聖言
忽生疙瘩

好勇疾貧者已為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者使人
為亂也雖己不為亂猶之己為亂故均之曰亂也則
聖人之思遠矣哉後儒短見豈能及之乎

驕且吝無德者也苟無其德則才美豈足觀哉蓋驕
則失君子吝則失小人故驕且吝所以失人心也治
天下以得人心為先故孔子云爾傳稱周公吐哺與
此章之義正相發耳宋儒不知聖人之道者先王安
天下之道故不達此章之義徒以氣盈氣歉為說可

周公吐哺史記魯世家

孔子時有周公見九傳

謂不知類己孔安國曰周公者周公且蓋孔子時周
猶有周公漢儒精細如此

三年讀謂學三年也學不至於穀句學屬上者非也
至者謂學而成材也穀祿也不曰祿而曰穀如邦有
道穀皆謂祿之薄者蓋廩俸也學三年而其所學未
成可祿之才是志大而學博者也故曰不易得也學
記曰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可以徵己孔
安國訓穀為善朱子至為志皆非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古言一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古言二也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古言三也孔子

邦有道穀憲問篇

引古言者三。以証邦有道之負賤邦無道之富貴皆
可恥也。守死善道者。守死於善與道也。雖非先王之
道。亦有善者。故曰善道。邢疏如謂道之善者。然道豈
有不善。朱註以善其道解之。是如莊子庖丁善刀之
善。六經未之有。故皆不可從矣。本言篤信好學。則能
守死於善與道。而孔子引之。唯取下句。朱子連不入。
不居見與隱。皆為篤信好學之效。非也。世雖非篤信
好學之人。亦有能不入不居見與隱者。豈可拘乎。故
曰古言而孔子引之。唯取下句耳。守死者。謂守死而
弗去也。從善與道則死。否則生。於是乎君子守死而

也。明君不見。暗君見。位是。△伎倆
獨指人君言。

胡氏春秋之義見憲問
篇陳成子弑簡公章集
註

弗去也。仁齋先生以為終身之義。可謂不知字義已。
危邦者。將亡之邦也。何註危者。將亂之兆。非也。亂邦
謂臣弑君子。弑父。豈翅是哉。朱註亂邦未危而刑政
紀綱紊矣。亦豈翅是哉。蓋二者皆亂邦也。朱子乃不
取何義者。必據胡氏輩春秋之義。而謂臣弑君子。弑
父。人皆得討。不當輒去。然其勢有不得討者。豈可一
槩論哉。朱子曰。天下舉一世而言。是矣。朱子又以篤
信與好學。分屬守死與善道。是自其家伎倆。古書所
無。不可從矣。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謹者。有所營為也。口為其施設。

天邦字

右行去之

之方非在其位者所不能也亦所不能也必有其事
焉不啻論其理也辟如登浮屠愈高則所見愈廣矣
故不在其位而謀其政也必有昧乎事而誤焉者也
且身不任而輒言之非所以敬天也自宋而後儒者
昧乎此章之義故經濟之說盛而天下愈不可治悲
哉

鄭玄曰師摯魯大師之名始猶管也周道衰微鄭衛
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大師摯識關雎之聲而管
理其亂者洋洋盈耳聽而美之殊為不通朱註亂樂
之卒章也以師摯之始為在官之初按始初義殊朱

史記孔子世家

鴻

史記夏本紀

漢書禮樂志

子混之誤矣且孔子美其在官之初則豈末年耄廢
邪其以亂為樂之卒章者以賦卒有亂也殊不知亂
可歌而賦不可歌亂乃賦卒章已安得為樂之卒章
乎按詩大序關雎麟趾鵲巢騶虞是謂四始說者不
知古文辭或以為關雎鹿鳴文王清廟或以為大明
四牡嘉魚鳴雁皆非矣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
益稷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史記作來始
滑漢書房中歌曰七始華始肅倡和聲是始與亂皆
樂中名目今樂有亂聲可以見已蓋言師摯之奏四
始也其關雎之亂最盛矣也鄭朱音失

孔安國曰。狂者進取宜直。侗未成器之。宜謹愿。包咸曰。慳慳也。宜可信。朱註。侗無知貌。慳慳無能貌。書顧命。在後之侗。敬遜天威。嗣守文武大訓。孔安國訓。釋揚子法言。慳侗類蒙。莊子侗乎。其無識。皆童蒙之義。故註未成器之人。朱子訓無知。亦是矣。而慳慳訓無能。是其意謂。侗慳似無差別。故以無知與無能。二之。可謂無據矣。慳慳慳也。慳謂愿朴無文。禮器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慳。檀弓。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慳。吾從周。朱子以慳為美德。故不從。包說殊不知慳。是一鄙野人。故與狂侗並言。狂者。

有大志而不拘常度。若多詐則一妄男子。不可得而教之矣。童蒙無知而不謹愿。鄙野無文而不信師。皆不可得而教之矣。吾不知之矣者。謂不可教也。孔子以教人自任。故曰不知之矣。孔安國曰。言皆與常度反。我不知之。朱註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皆非矣。是皆性劣者。其何罪。而孔子絕之哉。朱子引蘓氏之言。誠確論也。然不言其以教人自任。亦失之矣。又按博雅曰。慳慳誠也。亦與訓慳同義。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何晏曰。學自外入。至熟乃可長。久。如不。恐失之。是非學也。習也。朱子曰。言人之。

為學既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然。恐其或失之。是以誠意正心為學也。失之者。謂失時與人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豈不惜乎。良晤一散。邈如河山。豈不惜乎。

何晏曰。美舜禹也。言己不與求天下而得之。巍巍高大之稱。是帶求字而與字之義。始見可謂謬矣。朱子曰。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是本孟子乃其意。謂聖人之心。渾然天理。故不以位為樂。果其說之是乎。聖人皆爾。何特舜禹哉。且以心而論。聖人非孔門之意焉。且不與不相關。殊義不與云者。謂忘

本孟子詳于離婁萬
早篇稱論舜禹後仁
齋所本同此

己之有天下也。不相關云者。謂己自己天下。自天下不相關涉也。仁齋先生而訓如與。讀上聲。曰雖見與猶不與也。是本孟子。然殊不成文義。蓋舜禹之所以不與有天下者。以堯故也。舜禹皆纘堯而成堯之道。故忘己之有天下。而猶謂堯之天下焉。是其所以巍巍然高大也。堯舜禹禪讓之義。自孟子而不明。故此章及下章。註家皆失之。

巍巍乎稱堯也。非稱天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故曰巍巍乎。朱註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是高大二字貼。鬼。魏乎。非。八。巍。巍。本以

大全饒雙峰引易與天地準補未註意

上言之也。可以贊天邪。孔安之曰。則法。美堯能法天而行化。朱子曰。則猶準也。是其意謂人君皆法天而堯大聖人也不可以法天言。故引易與天地準而言堯與天齊也。理學者流以渾然天理立說以為聖人胸中別有天。故諱言法天耳。其究歸於佛氏三界唯一心。豈古聖人敬天畏天之意乎。堯典所載。唯有一欽若昊天。是堯則天之事也。又曰。欽明文思。夫在天曰文。在地曰理。文者天之道也。謂禮樂也。堯思所以安天下萬世。非禮樂不可也。禮樂俟其人而後興。堯雖生知不能獨作。故舉舜而讓焉。是所謂文思也。故

書語並見舜典大禹謨

書頌舜而曰文明。禹而曰文命。敷于四海。是禮樂俟舜而興。俟禹而洽。舜而曰協于帝。禹而曰承于帝。帝皆謂堯也。舜禹皆成堯之道。故孔子曰。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堯之思。苞舜育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稱其大者。獨堯而已矣。是之謂則天。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朱註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非矣。乃謂允恭克讓也。其見於堯典者。咨四岳而用。繇恭也。登庸。虞舜讓也。不自賢。不自能。民唯見舜禹之功。故曰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上有也。字下無。一。字其。以有成功

允恭克讓書堯典

利用厚生及正德三
事據書大禹謨

者乃以二事也。文章者禮樂。禮樂則成功不
能若是其巍巍也。是堯之思也。且禮樂之功不期然
而然亦民之所以無能名也。朱註謂其可見者此爾
非矣。尹氏以功業文章並言亦非矣。夫成功禹已文
章舜已使堯無文思何稱堯哉。蓋自開闢以來至於
堯而後道立矣。伏羲神農黃帝之所以為聖也其所
為不過於利用厚生之事已及堯時利用厚生之道
大備而正德未興也。堯之思其在茲乎。正德之教至
於禮樂而極焉。繹舜典之文其助茲乎。堯之有文思
故不與之子而傳之賢以使其成其思焉。舜繼堯之思

仲尼社述堯舜據中
備
一與三謨總命夏書
據九傳

而其功未成故又不與之子而傳之賢以使其成堯之
思焉。至禹而成則傳之子故堯舜所以官天下者以
道為己任也。故道至堯舜而立焉。仲尼之所祖述刪
書斷自唐虞而二典三謨總命之曰夏書皆為是故
也。殷因夏禮周因殷禮三代聖人皆不外堯之思是
又堯之所以獨稱其大邪。

舜有臣五人。孔安國曰禹稷契皋陶伯益。武王曰予
有亂臣十人。馬融曰亂治也。治官者十人。謂周公旦
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奭公奭。啟宜生。南宮适
其一八謂文母。朱註劉敞以
臣之義蓋邑

善也。九人治外，邑善治內，或不作亂古治字也。
 按亂治也。釋詁文，虞書九德，有亂而敬，作亂之說。
 未可從矣。但清汗為汗，轉去聲，豈亂本上聲，訓治轉
 去聲邪？馬融謂治官者十人，朱子謂治內治外皆非
 矣。蓋謂戡亂之才，故下文曰：才難。唐虞之際，於斯為
 盛。孔安國曰：唐者堯號，虞者舜號。際者堯舜交會之
 間，斯此也。言堯舜交會之間，比於周，周最盛，多賢才。
 然尚有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人才難得，豈不然乎？
 朱子曰：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
 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

也。按孔子之言，本以人數為說，則不容言五人盛於
 十人焉。且朱子翻顛作解，謂為盛於斯，未見文例不
 可從矣。孔安國添比字最字，亦未是。蓋言唐虞之際
 至此而後為盛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左傳
 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朱註：蓋天下歸文王者
 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此說本
 於鄭玄，亦以意言爾。豈可的指某某邪？周之德包咸
 朱子皆謂指文王。仁齋先生獨以為通指武王。未克
 商以前，朱子曰：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
 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旨謂是後儒者不知

左傳此語而

前聖後聖其揆一也。誤解子_三之身。孔子武未
盡善。強生優劣耳。孔子不曰_三王之德而曰周之德。
豈外武王哉。仁齋先生為是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
服事殷。文王以此終其身。是自文王之事。武王別有
克商之事。則古來不以此稱武王。故此章以為稱文
王亦可矣。武王繼其志。述其事。則言文王而武王自
在其中。豈可生差別乎。且必謂通指武王未克商之
前。則克商之後。豈非至德邪。是仁齋先生特為未圓
矣。蓋泰伯者讓也。周之德恭也。堯典贊堯以允恭克
讓。是德雖多乎。唯恭與讓為最盛。泰伯文王極恭讓

之至。故稱至德。豈有意於君臣之義哉。湯武之事亦
唐虞官天下之心也。儒者滔滔悲哉。按左傳叔孫穆
子亦曰。武王有亂十人。無臣字。予聞諸先大夫。吾
邦明經家講論語者。皆除臣字不讀。蓋文母不可為
臣。故臣為衍文。

禹吾無間然矣。孔子推禹功德之盛。美言
已不能復間。則其間非矣。孔子之於古聖人。深尊而
敬之。豈望間。則其間哉。且以間。則解未見文例也。朱
子曰。間。錕隙也。謂宿其罅隙。而非議之也。是與閔子
竊章字義相同。為是。莊飲食下_三乎。神馬融曰。

閔子竊章先進。謂人
不尚於其父母昆之

菲薄也。致孝鬼神，祭祀豐潔。而致美乎黻冕。孔安國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月物龜山曰：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是以黻冕為朝服，皆通。然致美乎黻冕者，奉古聖人之道也。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是也。卑宮室，考工記曰：殷人堂崇三尺，周人堂崇一筵。鄭玄註：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大氏。此章孔子贊禹所主在恭儉。恭儉，帝王之盛德故也。而致孝乎鬼神，言敬祖先也。致美乎黻冕。

言敬聖人也。盡力乎溝洫，言敬民也。敬此三者，則先王之道盡矣。此孔子所以無間然也。後世儒者不知先王之道，故於此章之言，有所未悉。其底蘊，學者察諸溝洫。包咸曰：方里為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為成，成間有洫，洫廣深八尺。邢昺曰：案考工記，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畹。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甸，甸間廣二尋，深一仞，謂之澮。鄭注云：此畿內采地之制。九夫為井，井者方

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采地制。田異於鄉遂及公
 邑。三夫為屋。屋具也。一井之口。三屋九夫。三三相具。
 以出賦稅。其治。周。殷。夏。一尺。三。乘。夫。為。三。尺。
 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法。在。垂。ノ。為。九。尺。中。容。四
 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治。法。在。垂。ノ。為。九。尺。中。容。四
 洫之法也。以今尺求之。五寸為三寸六分。一尺為七
 寸二分。二尺為一尺四寸四分。四尺為二尺八寸八
 分。八尺為五尺七寸六分。二尋為一丈一尺五寸二
 分。一里為三百步。則二百四十丈為今百七十二丈
 八尺。乃四町四十八間也。十里為今千七百二十八

丈。乃一里十二町也。百里為今萬七千二百八十丈。
 乃十三里十二町也。八里為今千三百八十二丈四
 尺。乃一里二町二十四間也。八十里為今萬三千八
 百二十四丈。乃十里二十四町也。

於



